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大学出版社工作。社长余安东是一个思维敏捷的结构力学教授,平日里的言谈和行文时见妙语迭出、文采沛然,只知道乃出身名门、家学渊源。有一日,他说他即将要离职去德国访学,临行前带我去见他的母亲。一来有空可以探视老人家;再者也可以交流不少文学方面的事。这时我才得知他的父亲就是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的原国立剧专校长、被湮没文名几十年的戏剧家余上沅,而母亲陈衡粹就是女小说家陈衡哲(莎菲)的胞妹。

在鞍山新村的一栋公房的底楼,我见到了衡粹老人。老人显得瘦小的身量里透出矍铄的精神,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是我初见她的印象。心想在这个老人这里,或然有着太多民国年代的故事啊。由此,我与衡粹老人也就有了一段在我内心时有念及的忘年交。

老人会常常念叨当年国立剧专的学生,有时我就陪她去市中心与他们聚会,他们都已过花甲之年,仍然亲切地称呼她师母。曾经记得老报人梅朵在聚会上忆及当年剧专求学时师母风华绰约的情景引发了满堂的反响,仿佛这些过往唤回了他们的青春时代。正是感念于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追溯和历史还原,我利用这个机会庞收博取资料文献,还与人

父母家里有两把蒲扇,虽然有些破旧、汗渍,但至今仍在使用。

二十多年前的夏天,父母利用赶场天,在乡场上买回了两把椭圆形的蒲扇。闻着蒲葵的香味,摇着崭新的蒲扇,阵阵凉爽袭来,父母惬意不已。

很快,蒲扇被父母当成了消暑的好工具:白天,上坡下地劳作,需要挑、挑、挖、背,就把蒲扇别在腰上或插在背窝里,一旦汗水流出来,就搁下担子或搁置好背

两把蒲扇

何龙飞

有了蒲扇相伴,凉风增加,热度减弱,既浓烈了亲情,又联络了友情,父母的白天过得有滋有味,自是乐在其中。

黄昏,老家的热度降低,可蚊虫厉害,极像“战斗机”飞来飞去的侵扰着父母。父母恨透了蚊虫,想到了蒲扇驱蚊。两把蒲扇摇起来,凉风拂来,蚊虫闻风而逃,脸上顿感舒爽。蚊虫胆大、脸皮厚,反复来扰,父母的蒲扇派上用场,赶走了一批又一批蚊虫。这样一来,父母做起事来就顺心如意得多,少了不少烦忧。

夜里,父母吃了晚饭,就爱到地坝歇凉,只因屋内温度较高,蚊虫在“朝王”,地坝相对凉一些,蚊虫少一些。说动就动。父亲泡茶水,拿蒲扇,母亲端板凳,配合得默契。一切准备妥当,歇凉就开始了。龙门阵摆起来,茶水喝起来,香烟燃起来,烟圈吐起来,笑声荡漾起来,好一派怡然自得、快快乐乐的景象。在那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年代里,父母如此乐观、豁达,实乃不易。尤其是蒲扇的加盟和功用的发挥,更让蚊虫无计可施,攻击不奏效,更让父母免于受叮咬,歇凉也就得心应手,顺顺利利。实在累了,父母才收拾好蒲扇等物品回屋睡觉,去做一场酣梦。要是有乡邻来访,歇凉还要晚些,两把蒲扇摇得“嘎嘎”直响,恰似扇风、驱蚊、纳凉

的交响乐,在夏夜里十分悦耳动听,往往令父母及乡邻意犹未尽,其乐融融。

后来,我和弟弟诞生了,并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夏秋时节里,除了让蒲扇遮阳、驱赶室外蚊虫、扇风除热外,印象最深的就是父母常用蒲扇为我们扇走蚊帐内的蚊虫,再放下帐钩上的蚊帐,夹好报夹,让我们安然入睡。我们躺在床上,享受着父母蒲扇扇来的清凉与平安,放心地进入甜美的梦乡,那种感觉唯有我们自己能心神领会。

今夏,那两把蒲扇忠于职守,被父母视若宝贝,妥善保管,直至确实不能再用为止。

合作撰写了关于余上沅戏剧活动的长文。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更多地了解到这位曾经倡导“国剧革命”的戏剧家为现代戏剧教育和传播不辞辛劳、履痕遍处,广邀戏剧家来校授课,像张骏祥、曹禺、吴祖光、焦菊隐等等,培植了许多戏剧人材。

衡粹老人曾经示出一帧余上沅作为梅兰芳的艺术顾问当年陪同访俄(前苏联)与爱森斯坦等人合影的照片,不久以前我在一位研究电影史的朋友那里又看见这幅历史影像,不禁

忆衡粹老人

徐明松

慨叹上沅先生的人生境遇。解放后他曾因牵连“杨帆事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戏剧学院的资料室当管理员,最后积郁成病,于1970年“文革”结束前含冤而终。记得梁实秋在后来的《雅舍散文》里《悼余上沅》一文开头就写到“山川阻隔,音信杳无。人生至此,夫复何言?”衡粹老人也曾讲述当年抗战时期,剧专西迁,在重庆北碚上沅先生与梁实秋等人相过从的诸多往事。即便生命中有着太多困厄的遭际,她始终表达出乐观与从容的人生态度。

金庸小说之所以超越了通俗小说,登上大雅之堂,是因为他的小说除了有丝丝入扣、紧张新奇的情节,有爱恨离别、五味杂陈的情愫之外,更有着深沉悲悯的人文情怀。

郭靖未出生便遭逢家变,随母来到淳朴彪悍的大漠。一个本该长在江南如水一样的小人,感染了草原民族的风尚。他和华筝,两小无猜,本可以有一个不错的结局,无奈黄蓉出现在前,政治浸染在后。黄蓉于他,是找到了来自他母系血缘深处对汉文化的认同,相当于打开了扇内心潜意识的大门,那种惊喜与开



农忙时节 (中国画)

萧纯园

阔,对一个小小少年,必然充满了无比的诱惑。他千辛万苦博得黄药师的认可,想与黄蓉朝朝暮暮时,同华筝的婚约却横亘在二人之间。当他忍心决定不负初衷时,和华筝又背负上了政治婚姻的

金庸小说的悲悯情怀

燕超

枷锁,有违他的家国情怀,后来准岳父还逼死了自己的母亲。如此种种,郭靖最终能执黄蓉之手,似乎是命运的推动,而不是自己任性的选择。

其实何止郭靖,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又有哪一个可以随心所欲?截取任何一个片段,都可能是丑恶和美好并存。萧峰前半生都在帮养育他的人杀自己的族人,而后半生又因为胡汉纷争,被逼入绝境。纵然英雄气概举世无双,一生也只是个尴尬的悲剧。

刘正风和曲洋同爱音乐,故而化敌为友,高山流水,琴箫相和,却因为正邪之别,为世俗所不容,终于未能携手笑傲江湖。令狐冲的人生理想只是和师弟师

妹一同逍遥山水,却无端卷入名利仇杀,激流漩涡,最后他似乎得到了一切,但也失去了一切。韦小宝人情练达,八面玲珑,竟也夹在忠和义之间,难以两全。

甚至书中很多反面角色也颇为值得同情,杨康、慕容复、叶二娘、李莫愁,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有因

有果,身不由己。所以,即便是落拓不羁的黄老邪,也会为命运痛哭,“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即便更为高明的王重阳,虽遁入空门,也与活死人墓日夜相望。“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这是杨过说的,何尝不是所有人说的?

在写这些时,我的眼前浮现出一片沙滩。拿起一粒又一粒沙子仔细端详,大部分都很丑陋,偶尔看到一粒闪着金子光泽,它的另一面却是顽石。海水漫上来,把很多沙子带走,我慌乱阻止,却做不到。大海是沙子的来处,也是归宿。沙子就仿佛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在尘世间受命运之潮的荡涤颠簸。

但人类毕竟是人类,我们生在无奈中,却追求自由和从容的内心。因此,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用微观的笔触,来抒写宏观的情怀。金庸的作品中,有着各种情怀,亡国离乱、天地逆旅、悲天悯人、豁然开朗的情怀,多个视角所展现

美国纽约的中央车站已经很老了,足足超过了100岁,但却华丽依旧,尤其是那拱顶,2500多颗星星高高地挂在如同刚刚水洗过的天幕上,熠熠生辉。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循着法国巴黎歌剧院风格的主楼梯拾阶而上,想能离天更近一些,不料,迎面而至的却是一家牛排店。显然,该店气派非凡。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是来看星星的,没有想到还有牛排。我朝店里张望了一眼,发现最靠外的一排桌子可以一览无余地仰望苍穹,想着可以星星与牛排兼得,也就跨了进去。

迎接我的中年侍者西装笔挺,风度翩翩。我落座后,指了指绿宝石一般的穹顶,他立刻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位子最好了,双鱼星座就在头顶上。他不失时机地将精致考究的菜单放到我的面前,并推荐了一份他认为最合适我的牛排。我抬头看了看若远若近的双鱼星座,相信了他的推荐。当那份最合适我的牛排端上来时,我惊讶不已——真的是太大了,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下。不过,味道还真是鲜美。我一次次地举头,细细欣赏那恢宏的拱顶,上面是法国艺术家黑鲁根据中世纪的一份手稿绘制出的黄道十二宫图,星星的位置由灯光标出,灿烂辉煌。但我确实无法吃下那么一大块牛排,于是,我问那位侍者:“可以打包吗?”谁知他收起笑容,非常严肃地说:“不行,你得全部吃完。”我一下蒙住了,仿佛在夜空中迷失了方向。他看见我的窘迫,立刻大笑起来:“我是说你是个强大的人,一定吃得完这块牛排!”他又向我竖起了大拇指,那一瞬,我的心里像是落满了缤纷的星光。

我对中央车站候车大厅的穹顶如此迷恋,以至于几天后再次去了那里,还是一边吃牛排,一边看星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车站,有44个站台,地下一层有41条铁轨,地下二层有26条铁轨,每天到站和离站的列车有500个班次,近百万人在这里进出。我一直觉得那绿色苍穹上的星座有些怪异,似乎藏着什么秘密。这次的侍者是位年轻的小伙子,英俊而又秀气,所以我认定他不是美国人。他告诉我,他今年20岁,来自俄罗斯。在这个据说通行着100多种语言的世界第一大都市,一位侍者来自异国他乡不足为奇。这位热情



开朗的小伙子不断地向我推荐各色牛排、配菜、浓汤、甜点和酒水,我推开菜单,淡定地说,我只要纽约特选长牛排,小份。他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后来,当我把小费给到小伙子的时候,我说,你先得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拱顶画着的星座为什么与我们站在大地上看到的天空正好相反?他吃惊地望着我,摇了摇头。我把一本书拿给他看,上边写着我也想知道的答案。原来,这是神的视角,是神在天外之天所俯瞰到的星空。小伙子晶亮清澈的眼神有些黯淡了,喃喃地说,我一直看着我家的那颗星的,可现在才知道我看反了。

我继续品尝沾着星光的牛排,可俄罗斯小伙子却要下班了。只见他不一会已经换上宽松的便装,快速奔下楼去,一下子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海里。是啊,中央车站终究只是一个中转地,每个人携着自己的故事,在缀满星星的穹顶之下,到达或是出发,然后扎进不同的人生。

的多元世界,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

如果把视角再放大大一点,看看金庸的平生,就能明白他为何这么写:一个生于书香世家的名门之后,去国离家,来到当时的香港,靠爬格子挣钱养家,而且要写市井小民最津津乐道的暴力加情爱故事,

但他的情怀是抹不掉的,所以,金庸是通过武侠小说的形式,将其家国情怀和对人生的感悟,浩浩荡荡地铺陈演绎出来。



直到毕业留在古典文学教研室。

现在有些年轻人好高骛远,读书要读厚的、名家的、基本看不懂的,借以体现自己的“档次”。他们就是忽略了最根本的一点:读书要读适合自己的。所以我要对他们说:与其懵懵懂懂看十三经,不如踏踏实实读三字经。

回想起来,其实我还抄过一本“手抄本”。当然不是那时流行的《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之类,而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延安版。这个版本,与后来的修订本相比,似乎更能客观地叙述历史的真实,较少形而上学的说教。这本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手抄本”,现在读起来,还是很受教益。对我个人来说,也多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

明起刊登一组《犹太难民与上海》。责任编辑:徐婉青。